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〇九〇・子部・藝術類

壬寅消夏錄不分卷（二）

〔清〕端方撰

虛齋名畫錄十六卷

虛齋名畫續錄四卷補遺一卷（虛齋名畫錄卷一至卷十一）

龐元濟撰……二七一

壬寅消夏錄

二

〔清〕

端

方

撰

據中國文物研究所文物資料
信息中心藏稿本影印原書版
框高一八五毫米寬三〇〇毫米

國朝

投贈周標園先生雜文

第一張 十一間每間八行

偶遂堂賦

標園先生自北南還構堂三楹願曰偶遂取少陵美村首

章句也謂清亭于永命作賦中問所載連獲親聞之故

疾風景雪之微天人乎台遠通神仰之情洋洋灑灑美

矣備矣願

先生命斯堂之意與居斯堂之樂未及暢言之也僕以

草野竊附藻翰每登斯堂披津逮之鴻編聆蕭蕭之緒

論悟盈虛之迭易識玄白之時宜爰廣其意而賦之辭

曰

潮脈渾于泰元兮選膠葛而無垠素六氣以為治兮

物而受甄有崇德而錫嘏兮或抱淑而達也究夢夢之必

有定兮而夜難者疑造物之不仁惟哲人之瞻觀兮未

變兮自持遠獲松之交託兮引義命而安之憐雖日以千

昔流花之老更兮含幽貞而邁離亂經百折其猶未悔兮

踵前脩其不遠歷平昔以生還兮望紫門而永歎忘錢湯

以對重輝兮喜稽林之注滿兮抵淚于難難兮甯庸行于

峭壁遵義路而游禮門兮吾乃茲遠于標園尾春無與

藍兮濯微露而滋蓀荃植模稜之千樹兮松栢大矯而

蛻是清廟之所珍兮乃引標以自況也處材不材之閒兮

達人所以形勞而神王也嗟黨人之謠詠兮競節順而

以斧斤幸風雷之呵護兮留九死之一身雖僥倖其又何

壬寅消夏錄

傷今竊顧影而自憐彼厄我者如不我克予乃百毀而

全軀余幸于江皋子望故鄉且焉如止息仰大化之輕

今瞻昭昭之白日固皇天之私善兮適遘運之偶亦聞

者之如斯乎吾聞諸希先之子援古昔而伸論于識今茲

之一理惟惟惺惺而慧解兮知吾言之有以忠偶遂而為

真兮馳崢嶸之今名偶不遂而為龍比今應心血而與天

乎功偶遂而為李郭兮真宗祏以重光偶不遂而為張許

今炳勳節之琅琅有偶遂而肆厥志兮若鵬夷之功成而

身退也倘不遂而乃遂于釣史之幸既老而身以貴也豈

倚仗之若此信天道之靡常雖沐德而浴義豈何用而不

藏喧菴村之鳥雀兮繼小築于柴桑臨清淮之浩渺兮對

鍾山而宵堂前房舍之宏富曠懷兮後樓室之蔚發

左曲房之遙邁兮石層軒之素界密舒文楷曼延以施

弓扶閣屈詰以聯縣寒梅輪囷而縛錯兮修竹櫛蠡以

藥惟石砥礪以高踞兮芳草披蔓而芊芊廣庭宏寥廊

而延月兮廳事廣豁帶霞而受風鴻書秘笈連行几葉千

採碑諧梵夾而旁通數弄瑣瑣紛其四布兮錯列危瑱與

束鍾揖歸人而進之于觀山川于生陽衡霄路峻而來集

兮台蕩嶠嶠而受園林木霽宇風雨之摠至兮澗谷窅窅

蛟龍之與俱千峰萬壑不謀而歸四壁兮吾子以觀無始

而小中區召鉅牧之嘉客千聯羊求之好友拂銀光以寫

素兮歌新聲而稱壽齊朝蘭與燒姑兮執煙雲電露之足

久惟話言一夕當千載兮邀雲中君而酌以大斗乘馬經其

在虎兮驚驚戢翼而在梁發蓮華之寶鈿兮韞枝斯而

善藏友放神于八極兮脫天后之翱翔雖駿業之融煥兮
實繼緒于斯堂亂曰除空覽浮生若寄兮霜電淒涼白
日以曠兮擊根錯節利刃器兮達人慧心具大智于小
葉高潔需光旋于國史雖陳良羽華兮虛堂生白倘然無
累兮觀天之道何趨何避兮嗟彼棠人矣足以言公賢術
雲達毋忘偶逢兮

同學小弟張遷書于青齋之天鏡堂時癸卯嘉平
朔旦

第二郡漢儀九開每開八行回書局開

標園先生南還重遊海陵序

標園先生之事向南還也望其太翁太母因謝會望眉客
來海陵維時公去海陵十有六年矣人情入則玩玩則聊

泰茲北姓雖當日者勒碑版者有之羅市遺留者有之開
禁城環馬首者有之然時異勢殊豈可望之十有六年之
後而公之再來也則黃童白叟有華望公之顏色者矣
村夫里姬持來城瞻拜而不及一見為咨嗟嘆恨者矣
有遙望公之風采而追叙其年齒容貌以為笑樂者矣有
仰天私祝望公之再臨邛江以活我百姓者矣嗟乎公去
海陵已有十有六年而何以得此曰此公之治所為永於
人心雖千百年而未有已也公之初備兵海陵也武卒噪
於塗點吏盤於庭而又有不逞之徒時以危疑不白之事
震撼夫簪纓世胄之家入罕有生命者公至而解騎兵抑
悍將安良善誅舞文或有挾私讐以陰中者公即鉤創之
不為燃時撫軍公方以剛武為事新殺日聞然聞公言未

嘗不稍稍退既見公所持公者正而人心咸屬公則又每事
必咨公然後行也猶記一日刺史劉公藥生謂儀曰今日
今日觀答周公有一事為諸君言之昨撫軍招公云泰之
東鄉賊起當急剿蓋實有告密者公曰且毋動某當為公
縛其渠魁來如妄彼告密者當立置於法公即遣隸往告
以實令其速來吾活汝否則擊斃靡才道彼有名姓者聞
命即適來前伏階下公笑曰汝勿怖吾當為撫軍公言
之公乃白撫軍曰世豈有國王定霸招軍買馬之人而一
隸能以草索牽致之者乎撫軍公亦笑彼告密者行不得
貸矣又司隸者方持牒市銅於邛上而以金散各屬令指
辦某為婉轉逆其意派金獨少周公曰此擾民害也官給
之吏吏給之民所耗不可勝計而民採銅以償送所費又
豈可量公即為檄通行十屬盡以其金歸之邛而道差糾
吏採買輸送之十屬民歡呼稱大德嗟乎公之惠心實政
筆亦易彈即此刺史一夕所述二事而四境免兵燹之災
聞闔無追呼之苦不誠一路福星而為千年所尸祝者
哉公治邛為集司為藩伯率以此法而其入為御史大夫
則又儀浪遊燕市所目擊而心識之也者方是時同輩風
紀者為合肥龔公展起詣憲府日暮方歸沐蓋批繡大獄
必期日活一二人或至教人龔公求其生路而不得即以
屬周公周公研得之以告龔公龔公曰公無讓當即判紙
尾蓋兩公居憲台相當甚惟日為朝廷廣好生之德甚感
舉也儀客龔公即龔公為儀言日坐為台如古寺冷廟與
周公商略平反幾忘腹餒蓋實錄也龔公遭風波幾貶

誦周公被讒幾臨不測而卒蒙 上恩遂里開時買輕舸
來往江上與諸故人酌酒賦詩則皆活人一念有以召嘉
祥而銷奇禍也而海陵之民奔走而愛戴之雖千百年如
一日其又何疑哉公來海陵儀適遊淮上公每以不覲見
儀為憾既儀歸而把手歡甚目睹海陵民人之嗷呼聚觀
瞻仰恐後也因略述其概以見治邪之績歷久不衰其戴
於人心者固黃童白叟村夫里婦之所不能偽不能奪者
也不與閭士人之擁塞謁騎樹藩鳴冤職納案牘者同一
情同一事邪儀海陵人悉海陵事因為實言以誌哀衣之
墓至射烏棲之跡因樹屋之吟蒙恩生還之始末諸同人
叙之已詳儀不敢贅

海陵受業門人鄭漢儀拜手敬撰 白文

門人黃雲敬書 黃雲 白文

第三徐延壽 十五開每開八行 白文

周先生南還序

標園周公治閩歷七載及 內召去旋中饒人之口 先帝
以事弗對質不大白遽入閩又以事弗經部識不大白復遠
北上計蒙難以至今日又七載矣始得白閩之人沐公恩
者億萬計閩士之以文字受公知者不下數百人數百人中
最先受知于公者而始終左右于公者唯徐生延壽一人焉
嗟乎咄咄徐生雖最先受公知始終左右于公而卒無以為
報公之萬一不滋愧歟初公以廉訪使莅閩也在丁亥之歲
廷彬闖入邵武值揭竿倡亂閩郡總公單騎馳入力保孤城
相持者匝歲使江右之逆不敢窺閩賴以安冠平始得封

壬寅消夏錄

省署時會城亦被圍經年黔赤死亡大半所餘了遺皆覬
面禍形海海待盡公下車即解囊發賑氏得存活者無算
是時斗米數十緡徐生亦幾填溝壑幸而往叩公公一見
即為具飲食俸衣裹得不死是徐生最先閩士而受知于
公者也越歲公有責捧之役徐生偕陳生潘等蒞縹緲被
左右手公追送數千里至廣陵而別公事竣還閩退食之
暇執經問字者趾相錯而徐生不數至公有析疑辨難
則召徐生良辰佳日則召徐生有賓客自四方來留連唱
和則召徐生徐生或至或不至雖旅退旅進左右手公然
未嘗干公以私未幾擢本省右轄尋轉左入為御史中丞
少司農天官侍郎一歲三遷顯秩嗟乎公受 先帝之殊
遇可謂至矣盛矣公既去閩侍 梓轅下即具疏條閩六

事又時：函書遠慰徐生泊及門諸士公雖去閩手未嘗一
日忘閩也且慮閩多反側子恐滋蔓難圖草密疏首請上
方劍以芟禍本 先帝建之置戎首于圍牆而左袒仇人
者耽：側目謗言遂與凡閩之縉紳大夫以至士民胥蹂
女童孩多所坐累牒下之日徐生自揣不免衣短後衣自校
獄而持牒者顧不之及乃竟免比公就閩對質謀人大肆羅
織鄉井無賴遂乘機欲中徐生徐生雖免猶喘喘焉懼嘗
匪復慶以左右公會海寇薄城危亡呼吸邦之人士并叩
撫軍亟請公出撫軍夜出馳有司召公凡三四至公始出雖
畫地分守烏樓而一城機宜唯公是賴且烏樓最僻要害外
峻而內窪易于乘墮公手巨礮擊死賊渠且料賊某夜必
來攻預為設伏至期賊果至公援炮鼓登陴督將士血戰賊

格開死數千人積尸高京觀是時我兵單弱志諸生雖編
行伍中俾守堞人多擇便利處徐生乞派為樓臺夜奔奏
冒鋒鏑以左右公嗟乎古人謂兵凶器戰危事望之多色
阻公當憂患之中草草勞人與死為伍而能緩帶輕裘從
容料敵若此公誠神人識者早卜其為不死之徵矣冠既
退撫軍上公功於朝公則退然不敢居惟念臣罪當誅功
也何有 先帝稔知公功又恐失入公罪乃遣公入部謝
公聞命泥首就道萬姓遮擁縱橫不得前號泣之聲震山
谷父老扶携效舉播負鎖故事伏 閣下徐生雖不及於
難然終不肯獨潔其身以負國士遇遂裏宿春種從父老
後不憚開闢萬里以左右乎公公頃繫經年坐臥葦室中
甲士環相向禁出入徐生變姓名曰伺羈所視公寢食者
七月復有卿井無賴為蜚語游長安市上中徐生以快
私憤徐生不得已乃別左公聞別既賦二詩贈行臨歧之
日公云即訊徐生猶不忍遽去走訊所視公公嬰銀鎗械
奉兩手納不事械隙掘地作書凡書一字琅璫聲俄頃而
復和同人送別詩二十四截句顧其書又甚工嗟乎人於
造次顛沛鮮有不拂亂其心志者公臨大難論死之際堂
上嗷呼聲如虓虎而能舉心安詳神情鎮定若此公誠異
人識者皆卜其為不死之徵矣先是仇人憾公素疏賂權
要彈劾公欲置公死地承問李官迎合權要意鉤距深求
依違兩可公雖無罪不至於死地不已也 先帝疑其冤
屬之司寇司寇瞻狗統指不敢持平力爭公雖無罪不至
于死地不已也 先帝益疑其冤綴公之死復下廷尉及御史

綴公之死復下廷尉及御史中丞意在平反又不敢持平
力爭謝難詞一同司獄公雖無罪不至於死地也不時
盈廷執法之官深文假棟如出一轍而先帝紆迴鄭重不
肯以無罪寃公卒 降手詔放歸田里嗟乎公受 先帝之
殊遇可謂至矣盛矣夫孺子諱與衣去國人言三五慈
母謝恒公罹信信累幾至鏹金自非 英明睿斷天意
昭回鮮不至飛鉅桁之霜碧長宏之血矣徐生既別猶不
忍遽去留大梁大梁公所生地也每送公族人詞公耗吉
則喜不吉則悲忽而吉忽而不吉則忽而喜忽而悲及獄
成聞公南同事百人偕五刑之慘則無日不飲泣吞聲而
繼之以血也今歲春仲徐生偶客陽翟訪韓國之故墟吊
聶政之荒塚因嘆古之男子何其俠烈輒歎歔涕下輒謂
當時嚴仲子倘知人能得士徐生受公知而不能計人
以身扶之肯皮面屠腸以報知已愧矣忽一日日將哺陽
翟僑兵使者絳堂沈公召徐生入急舉酒相賀曰標園先生
已生還矣徐生不禁喜躍狂呼曰先生果生還乎雖然徐
生之知公之必生還也不自今日始也于嚮者嬰城禦侮
時緩帶輕裘從容料敵與賦詩贈別時之舉也安詳神情
鎮定早已卜其為不死之徵信然矣于是徐生別大梁直
走白下訪公所居廬舍都不可問故無從覓公乃復度江
而北始得公適於邗溝之上公見而喜甚謂徐生曰自余
拜官而去閩被譴去閩而又入閩凡十有五稔閩人比之受
余累其免于難者惟吾子免于難而始終左右乎予者
亦惟吾子今日復能至此可謂生死患難不忘久要者

矣吾子不既動乎哉徐子再拜起居遂巡謝曰咄咄徐生何幸而得始終左右乎公以至於今日也如為公白寬之觀寡君程仲玉司李孫君慶君兆義又如及門之諸士陳生濟宋君祖謙皆為公生思或殞于中途或疲于請室徐生獨澤其身免于難不幾與東京人士不與完人之禍為恥乎今日雖得始終左右乎幸也而不幸也因具盃酒道故剪燭連宵相對如夢寐破涕為笑直不覺展齒之笑折矣今皇上冲齡能侔先帝之意軫念勞臣復公官職公年正及艾適當攬揆之辰海內詞人皆投詩文以頌公祝公獨徐生最先受公知始終左右乎公而無以報公之萬一能不媿乎能不媿乎然公方讀禮屏絕賓客又不敢組織藻績以宣黃丹聖教公即書願末以偷指史庶幾與人

之誦與烏山片石共垂不朽則公之壽修矣
閣受業門人徐延壽頓首撰
蕭舊治癰農陳方策書
第四王漢十三周 每開十行書

奉祝

標翁周先生五亥初度叙
辛丑春王正月少司農標國周先生蒙 恩南還任道新天子咨其受証之狀命所司以本末上乙覽未幾復命司勳追論全閩戰守功次于是先生之事始大白海內知而不知皆為僞慶子時從宗卿宋公座上聞之印天舉手加額惟起舞繼之以出涕客曰子之習先生幾何年矣聲自壬辰在閩者三年北召者一年復至閩者三年追赴北者又三

壬寅消夏錄

年首尾垂十年矣客曰在閩若何以予所見其惠民也國倚之治郵也其禮士也吳公之治洛也其折獄也于公之無完民也其取吏也楊伯起之辭故人也此其略也客不聞之乎閩寇天下之劇寇也寇起閩漳民死者七十餘萬人王師赴援屠風告匱三十里內外皆賊壘也先生獨遺民而守之民始復業治菑稟繕軍實民間殆不知用兵者至極丁壯于鋒鏑脫老穉于俘囚者不可勝數幸載之間漳以大安去之日舉國罷市執香洒泣車軌不得前至泉期月民泉如之至蒲旬日民亦如之如此古今所未有八閩所共知非一人之言也是以先帝嘗鴻功於春慮召為御史中丞甚盛事也客曰北召若何以予所見先生之入朝也見中朝無以閩事為念者慨然曰我在閩八

載一旦入掌風憲今不為 上言是為負上且負閩兩夜屏人草密疏謂閩賊方熾不可使賊渠在肘腋請劍誅之以正討賊之義 先帝秘之為餉其渠復以用兵機宜六事上 先帝亦秘之事實施行旋擢少司農時人有微聞先生密疏者為之咋舌未幾而謬言至先生方奏事便殿先帝顧問甚殷見近侍手持奏章 先帝時顧之微哂詰秘不得聞先生不測所以及出朝乃知即諛疏也得旨令先生列奏自白奏上立報可事下閩中丞即勘而先生以本官待命於邸蓋異數也曰諛言之禍始於密疏矣客曰其復至閩若何曰先生之入閩也余以家難不克從若其前後之讞牘中丞之露布載在司勳者班如也先是先生在邸即譏人高張麗之者將以意為獄毛勢煥煉無所不文

致一日 先帝忽傳命趣先生赴閩質理及先生至則說
人已罷官矣矣聞人擁先生訟寃者日以千計而兩諫者
乃更倂為平反首鼠前卻以避之後賢輝連未得竟而海
寇大至會城虛無兵聞人號呼中丞請先生出視師先生
乃乘輦暫置畫地以死守所守地為射島樓下臨豹頭
山地當首衝賊盡銳印攻環附而上先生手發神礮殲其
魁手創數人身中重創凡力戰三晝夜賊乃退而奔復
攻其軍資無算當賊合圍時不知先生在行間至斤先生
名遂語守禦者曰若昔所恃唯周周今去官若誰守守亟
下我先生馳往免胄示之賊大驚去眾心始固是役也微
先生城幾陷于是中丞列上功次司勳以聞會中丞引疾
去繼之者雖嚴選儒群執法持以公議往往復爭之不得直
以先後諫詞上秋官而已綬衣使者至閩城痛哭失聲或
解囊助裝或請馳伏闕下使者為之飲泣閩人作圖紀
之嗟夫使當日者有如田井業事於閩則梁獄之詞可燒
有如馮唐者訟言于朝則雲中之功可復今皆不能是以
幾三年淹也客曰其追赴北也若何余少讀張湯杜周
傳其時大獄之興遠繫至幾百人遠者數千里久者一
載心嘗疑之以今所見豈欺我哉雖然 先帝非任張杜
興大獄者也心知先生之寃不質理不足挂誤人之口故
外之外大吏不能雪也不庭訊不足持天下之平故內之
而其意微親近莫測也外庭有言者輒振罷秋曹即左右
顧不敢決專惟以掠治為務在繫百餘人無不失尺寸為
先生訟寃長安傳為盛事余時時過秋曹觀閩人之義

為之奮袂戰事生氣浩然先生何以得此於人哉因思古
人舉懦負路鎖之風既以張閩且用自愧也先生自戍之
冬至請室越明年而即訊又明年而後具獄時令益峻急
所司概詆以深文奏上 先帝獨曰緩之緩之者疑之也
不一月即以六早遣大臣慮寬獄首詢先生全閩狀閩人
始悟上意云同時下詔求直言者諸臣凡數十上皆以
寃獄請其初意皆謂先生也朝諫之日烈風忽大作群公
動色咸以疑告請遷置以須後命 先帝亦緩之馮几之
際亟沛德音首疏先生名遣大臣赴秋曹釋歸田里大臣
曰 上意也公宜望闕搏額謝今 上初即位下令酒雪
恩後者亦 先帝意也屈指余別先生來三年而金雞下
一月而聞新命俯仰先後遲速之間不自知其悲喜之交
集也客為改容請曰異哉自有史冊未之前聞也宋公曰
客以為先生之行乎患難也天與人與客曰天也先生之
迴翔乎閩也天以全閩也告以早告以風庸非天乎宋公
曰天也人也余曩者早言之矣先生方願豐下河目珠耳吐
育若鐘安步如時怒而有德容此吉人相也北遠時遇之河
干余不覺揮淚先生陽陽如常其神定矣神定則天全
天全其福未艾也余應之曰人也非天也余侍先生在請
室中見其神明湛然德宇愈和終日端居自訟其適嘗為
余言生平唯名心未忘頗累慧業又言倫位大臣理不可
辱所以不自引決者君親之恩未報耳聞者感動靈鍾不
給稱贊佐之所止不盈一武因樹為屋風雨間作飄搖雲
處之自若客至則相與賦詩詩益高古一字之成彈指

再四日暮容散猶擁樹而哦聲振林木栖鶴驚起至中旦
不寐以為常或戲為容相字靡不奇中或疑先生扶異術
先生笑曰不過最初一念耳余以語冠五吳子先生詳不
講學盡于此矣此演易美里之源也天人一氣也人道
全其遠諸故曰人也容曰然則先生果何如人哉曰忠
孝人也先生孝及至性少長自然普在闕藩念兩尊八年
高投勸請歸養奏記凡八上當事格以典例會屬 內詔
便道省親依膝下不忍去年來相繼聞兩尊人之變自
恨竊臣不獲親視含飯悲痛不欲生淚漬苦面髮盡白
今奉 新命旦夕登啟事矣先生聞如也不聞見星行百
里奔赴雙殯衣至若孺子五年游于夢寐相依九京有知
欣然色喜矣先生方受知于 先帝旋中諫言開闢萬里

血戰重圍造次未嘗見怨懟之色及蒙難履對唯稱天王
聖明終無它辭 先帝英斷獨攬如雷如霆乃還回宛轉
留此萬死一生之身以至今日者創業之主識度非常猶
之漢之高祖遺絳侯父子于惠景唐之文皇抑英公以
待高宗也諸葛忠武亦云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于隆
下也意者先生昔日所云報君親者其在斯乎其在斯乎
客曰今先生年幾何矣曰在禮曰五十曰父服官政茲孟
夏之七日則攬揆之辰客曰子將何以為先生祝曰余何
以祝先生哉當先生出而分陝入而執法四方介壽之文
靡至無不指南山以為期泊乎遭不根之謫建未有之勳
昔之稱知交締親串者上之不能如劉向之訟陳湯次
之不能如賈彪之効奔走下之不能如進危酒相勞苦

甚至操手匿影惟恐不及而匹夫匹婦反能以身事之今
者公論明功罪見 廟堂之上始追論全閭之績吁晚矣
當世之士蓋欲論定之後進間問之言恐先生之度而置
之也且我聞先生之歸也禮如倚廬賓者在門謝弗敢通
君子之誼是則云慰非敢云祝也余何以慰先生哉夫自
先生之家難以來而天下之為善者皇惑不知所適張杜
之屬以三尺法為刀俎心知其非亦感顧不敢吐一辭先
生既歸于是和廉吏之可為諫言之不足害雖至崎嶇百
折生理幾窮之日而 聖王在上必可恃以無懼從知治
獄之日亦稍稍知 朝廷立法之意在于生人異昔不幸
有冤獄類先生者必持其平即上意有所向亦敢于執奏
而不諱然則先生之及茲慶也先生之忠且孝也 先帝

及 今上之仁且明也天下之幸也國家之福也是且為
天下國家祝非為先生祝也先生其亦可以自慰矣而何
疑于屬辭者余懷鉛鉅事先生十年矣已矣之舛舛次潞
河為先生叙此雪至于今尚素筆也公幸而南倚歌之末
稿一言以進義無所辭雖言之不文皆耳目所睹記也若
先它日之盛德大義業請俟之他史宋公曰王子之所言
也頗庶幾乎先生之所願聞也其操是以往可矣會殊後
諸君子謬授簡焉敬書之以塵函丈

第五胡介五開每開八行
灼文集叙
吾讀灼文集而怪崔尉署門其言交者非古也崔尉之

言曰一貴一賤交情乃見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以予客閩目擊周司農標國惠難卒末而益自信其言司農自中外對簿遠詔獄暨還官首尾七年其間抱贖而爭者有人秉憲不面力持平反者有人目擊時艱拜疏訟金城之功者有人義激於中大聲疾呼者有人同官屬吏貽書相告舉杯相勉者幾何人且効奔走納索饋而不倦者若何人素三木脩五刑而不移者有人且死杖下死獄底死道上而無怨者若何人且贖金投錢累米麥者以義助者道若千人艤舟攬轡候津候陸候關門候嶺嶠候孤村冷壁而先迎者若千人襍被追呼門送郊送兼程千里送蜀船至長安門而不左者若千人且炷香而禱里社禱城隍黃冠沙門各以其法禱者幾百十人列名而號軍門號憲署號法司號閣下者幾千百人且樹旗而遮道擁道左擁郭門擁馬足擁沙中擁縱騎足而不得行者又千萬人嗚乎悲哉何其盛也律以翟尉之言然耶否耶況其士大夫之貧不任財弱不任力勞不任奔走勢不任控援者又以長歌當泣以贈言當脫驂以陳詩紀事當上書伏闕而有是灼艾之集灼艾云者亦云分痛也亦士大夫自傷其貧不任財弱不任力勞不任奔走勢不任控援者而聊同婦人女子之仁以分痛自舒其心也亦諸子之不得已也嗚乎悲哉吾不知司農何以得此于諸人也特七年之中閱貴賤生死貧富之境盡矣而交情交態猶能行古之道如此豈三代之直猶未泯乎抑公道在人而不泯時俱昧耶或司農愛人下士得人死力別有通而吾固不得

而知之而以律之翟尉之言交者則洵非古也書之司農成質之司農司農謝不敏既而莞然曰翟尉之言寄也

錢唐後學吳介類首撰

受業吳晉敬書

第六汪輝十開每開八行(古書) 外開

標國先生歷官江南八閩之地朝廷草野交依為重先生未嘗一言功憶乙酉歲廣陵經兵燹之後城郭丘墟先生奉命招徠騎單騎入孤城萬計撫綏遠邇以次雲集余家時避兵武陵上得甫歸時余方數齡家塾故臨孔道常過先生呵殿過騎從盡則聲隨之余感焉以質余父父曰此觀督周公也微公爾曹何緣歸乎予心識之廣陵為五方都會自太守迄掾吏類非能者不可為當草昧初開時茲茲土者多不能勝任先生以一身間結上下事無巨細非先生其治每日必數十出必經余戶是時失業者盡得復其舊民益以稠密教幾與呵殿聲相亂顧公恒抑抑自下未嘗見德色也一日道路喧闐萬人蜂擁南向去踴躍擁擠若赴避敵然余不知所謂日哺時又略解此回則人人作稿木死灰狀聲嘶氣盡求其故不得有頃余父歸始知先生遷閩總臬是日去吾揚人攀轅留者以億萬計號呼之聲撼天地經于戶者其一班耳問先生臨歧語先生亦嗚咽不能出聲惟有徒勞父老余有何功兩言嗟乎先生此時而不言功毋亦不必言者存于其中也耶維時天下初定閩越荆湘之區尤多

側聞先生蒞閩任鴻臚而望蕭然凋敝之象不異于
廣陵先生以綴帛代長文之勞自省會達清采足逆幾偏
八閩所至遺黎擁馬首爭欲效借寇故事傳先生政聲者
亦不異于余廣陵北上時余解相讀書記父字銘德律從
父老後聆先生聲咳顧先生抑抑自下猶然觀登吾那時
竊謂制舉業如先生詩歌古文詞如先生吏治如先生謙
退自牧如先生縱觀古今誠不教親由此諸政府提端揆
手采可想見也未幾而構陷者起先生遂中謫害然從郎
抄中讀先生所為辨疏牘數千言明白痛快無一語
效曹代鉅公事涉曖昧通引一二微績為援藉者嗟乎
有功而不自鳴或亦謂公道在人無容自詡乃頻年對
簿自北而南復自南而北歷司李觀登廷尉司寇之庭極
五刑之鍛鍊慘道死者有人斃三木者有人庾死者有人
其他無不瀕死者卒無一人一事証服擬城旦者有人擬戍
不可擬辟獲處其弗遠而不待時告而先生究絕不以
臣有微勞可選法外之說違常事間有以臣有微勞可選
法外之說進者亦中以法夫先生嘗草創之時實針錙之
險全數百城之眾培千萬世之基斯人有功功在社稷乃
臣無罪、則懸坐臣有功、難自理達達至此不可為之
痛哭流涕乎哉然而九重迷聽蒼蒼者未達達以風異啟上
疑特詔就訊先生歷官功先生謝無有數訊謝如初
上益疑始即射烏樓一事大白先生冤而先生猶以難在
縲絏莫非王臣為謝嗟乎功如先生而先生不言功如先
生而先生不言而為之言而動聽者究出于渺茫不可

據之風異而上終縈此知先生然則先生之不自言者殆
上真可以不言也已今先生無恙南還海內諸名人素因
父子交先生者源先生不死之故無不為之篇章等語紀
載奇麗質實各極其至先生之功遂如日月昭朗之不可
掩然則先生雖始終不自言而欲斯人之不言則可得哉
年丑冬先生放舟廣陵聞寒濤嶺梅消息不以余小子為
不足語而進語以生平予小子因得悉先生之生平而淺
識其不文之言于諸君子後先生其有以教之

廣陵內人汪輝百拜具稿

第七補龍淵十九間每間八行新補為林間行書

叙少司農周公烏樓功狀

康熙二年七月龍淵以補進赴京師過青齊少司農樓翁

周夫子時以余憲駐青郡與淵別七載矣一見大喜出詩
文十餘帙授淵又出灼父集八本命之曰是生還以同人
見贈父字和不任之保者無如豆下烏樓微迹非足下真
能暢言之也淵受而讀之名篇巨章珠璣萬斛多以
今天子追論烏樓功復公官而公之冤始大白淵竊以為
烏樓之功誠哉大矣然公之冤則不待是而白何也當者
督公者制帥也勢雖雖赫赫實安庸耳誤信人言輕瀆上聽
所羅列皆空語無事實以故中外鍛鍊十餘載終不成獄
蓋無可獄也且督撫糾參大吏例應司道府廳揭報此獨
不由揭報而據據奸徒蜚語以中公至閩省對簿會各
堂以五日大集公衙門議事制帥兩面首坐撫按司道
以下各以次分東西坐、定制帥俄而起走北面長跪丹

攝下界皆大驚共扶之不起且向故則厲聲曰尔撫按兩司及各刑官必如原奉問擬吾乃赴眾皆唯唯而退時兩適在撫署撫台宜公自會所還拍掌大笑謂淵曰不國之今日之會有此異事此必制帥自覺其誣惶急無措而為此態也吾當露章奏之已而念同里誼遂寢八閩喧傳以為笑談由此言之即微為樓功公之寬其有不白者哉且寇攻省城猝起不意公宜預知之而先以立功為白寬張本哉雖然亦有天意非偶然也三壇策祝納于金勝山宜預為流言地裁卒之風雷警笑冲人警懼白周公之心引周公之德迎公歸而復其位者宜惟金勝之冊為明驗今公治濰治揚治八閩澤渥矣功懋矣決肌論髓上徹蒼天歷年所始得內遷一旦以謫臨天其震怒矣故于赴閩

之後既錫為樓功以異之及內台會訊又假狂馳以顯之固天理有所不容昧也則即以今周公之為樓當古周公之金勝千載同符均為白冤復位之張本夫誰曰不宜且為樓勝敗關公一身之顯晦者小係東南半壁之安危者大請略言海事並當日突犯者協情形而公之所以為功愈明也蓋往者海孽父子一臨海嶠一留華穀冠在門庭憂在腹心其情事固匪測矣跡雖幽隱殆無虛日而犯潮犯浙犯瓜儀直衝天津屢得氣去又俗撫局以求割地既許之漳泉潮惠不廢又疏請甯紹溫台蛇豕薦蹙之意公然見于章奏方是時內外持撫議者卒墮其術中而不悟唯公與中丞徐公定見不撓徐公上密疏以請討於外公居台憲上密疏以請討於內然後復謀始破國

是始定上意赫然欲誅之然禁兵所至往往望洋而反陳利兵而誰何未嘗一大創之也迨歲在丙子公以寬事抵閩時省會重地尚未有重兵戍守僅有一巡撫一按督而撫已請告待命自視為五日京兆督則帥師搜剿外郡而遠近文武吏士方以海澄新討皆額手稱賀謂邊患漸平不復慮內地之有事倫如此其疎也逆孽已失海澄則方將憤祝矣將盡銳以圖恢復適觀省城無倫于是竟棄海澄不顧而大會其眾併力疾趨以襲省城而城外巨鎮如南台洪塘百貨所聚糧窰所積及附近數十里塞堡村落先掠其資以飽餽然後縱火焚其廬舍四面皆起煙缺灼天崩轟之散震地半月不熄用以警懼城中其自潰勢如此其猛也百里之外水陸津要分布賊眾以

距塞各路援兵城中疲卒不滿千數糧儲在城外內無十日之需力如此其孤也司道府縣素不習兵猝遇大變方寸已亂撫公已稱第將皆用兵臨清能陷陣先登至少見兵少食少孤立無助人亦無固志人心如此其危也公以羈旅孤臣不躡尺寸之柄且戴盆負竄諸當事以四人之誰知其猝有緩急真可任將兵當一面惟因帥於父老親相推戴聊狗眾志以危事委公姑嘗試之耳公既登城指畫已定分派汛守撫台守南樓居中調度其餘司道以下各擇便自占獨為樓一帶最當賊衝而城又最卑手可攀而上也賊向此處如疾風奔湧來不可遏此人一兩爭避者則使公守之而公亦挺然當之不辭使非公八年以來積仁思義固結人心謀猷才畫久著譽望則臨難執台父老子弟上迨於

坤維肯翕然響應赴相率登陴以身編卒伍而使婦子給役
傳餐不辭勞倭且公所守既係最衝為極危之地公即自
分捨生又能為使素不操練之眾持斧鉞執兵刃冒險難
不愛性命以脩公之爪牙以時吸聽公之指使即公自束
髮讀書以至入官佐民不過伸毫漢帝習為詩父執備風
雅儒生而已豈嘗引弓操甲與死寇角逐爭一旦傲幸之
利又豈嘗親舉火試發紅衣巨砲審視低昂下不向地上
不向空恰與賊身相對一發再發使凶渠部眾千百為輩
無不應敵糜爛灰飛烟滅凡此皆非公平日之所意擬雖
當事諸公漸縉紳父老子弟當危急之時倚賴公甚切亦
未能遽以此必公也乃公臨事整暇從容指揮若不甚怪意
而當機四應吐嗟立辦捷于風雨賊在遠一擊在近一擊

擊其來者又擊其未來者動皆出賊不意賊自是喪氣不
敢復合然後城守之將乘勝出擊殲其眾數方餘賊潰遁
城遂以全公之功也矣哉且公守烏樓時城牆崩陷者
數丈公使眾徹屋木列柵復固守之賊不敢逼其梯梯而
上者仍用砲斃之併其梯奪以百計由今以思幸而諸公
各擇便自占獨以烏樓讓公耳使烏樓不得公其勢必不
守烏樓不守則省城必破省城破則城破南之泉漳北之
延建賊必分兵席捲而江潮為之搖搖矣不見己亥金陵
之金軍乎彼時寇犯金陵城未破也然徽寧內訌九江武
昌之民空國出走真豈人情已為惶惑假使兩申之秋聞
有一破禍之蔓延當何如哉淵故曰勝敗固屬公一身
顯晦者小關東南半壁之安危者大也八議之中公居其

壬寅消夏錄

一公以身處極難之地而建天下莫大之功宗社神靈定
式憑之即制禁公一案經中外訊定果有一二端罪狀難
掩猶將以功覆過于世宥之況事于虛本無纖芥之罪
而加以丘山之功乎雪公之冤而復公之原官乃公所應
得而酬功之典尚未造也今則量予僉憲監青郡此典
情之所未愜且墜天下志士立功之心思非所以示勸矣
幸 天子春秋鼎盛天縱聖明公懋績升聞大用在途且
積之者愈厚則發之者愈多天之酬公正未有艾將不在
此區區者公惟增修德以俟之易不云乎有孚盈缶終來
有它吉有它云者不在尋常想望之內者也且明堂衡論
流品而竊以為位置之高下原不心論爵秩之崇卑而敵
施之短長亦不止爭浮榮之去住若行其業無聞勳庸不

著雖位列公孤榮躋台鼎而士或卑之若吐辭為經舉足
為法有文章以潤金石有膏澤以加生民則位雖屈而道
自尊爵未崇而名已貴未始不與山斗並伸於天壤也公
今既有所甚足於此矣而又何羨于彼乎彼之來也公所
固有也不加益也其或未來也公業有貴于彼者在也不
加損也公之處此益綽乎有餘裕矣淵故暢言烏樓功而
繼以是言為公祝告
康熙癸卯七月吳門弟子浦龍淵拜書于青齋館舍
第尤張道十一開每同八行日書為無聞
拜玉菴賦
何名乎拜玉
標園先生構以祀

均自注

仲玉程公者也許子高子張子紀之紀子歌之六既倫矣顧余所及和者余友萬君南來與公居同里交相善也公赴閩集萬六奉越藩聯鑲而下教為陳先生寬狀公聞之毅然于色曰天乎何辜哲雷為平反難以此獲罪無憾洎萬君抵浙理前說而公已為平反如所陳矣萬君每為子言高其義其不謂公以此獲罪且罪未及雷而公死也此在旁人感激涕下而況先生身受大德者乎續五色之倭以備平原謀未鏢之金而楚少伯是庵之構情也理也余喜而賦之至于先生賜環始末則諸君子鴻文大章連篇累牘不復贅述于中賦曰

猗與都哉植忠信以為棟列道義以為楹任風雨而不傲將金石而永貞者其斯庵也與在昔高明於姒貝錦紫興滿誠裨聲澍嘉沸騰指白璧以索瘢千謂離婁之目普詆訕婢以為厲千嘆責育之不勝衆不可以戶說今悲上帝之傷、維淋同之名流敏精英于天完性喬詰而卓犖于亦溫恭而倜儻炳然天之慧炬子運旋風于指掌納于友之衷言兮抑詎証而雷在東公鞠鞠探案究因辨論敵之語登吟嘯之呻呼搖竭諸之巧古脫狼跋于寧孤荃慷慨而直指恥諛譖而涉湖何意天高聽遠塵難書冥目瞠、子未斷雷蘭、子不宣肆根格以疾痛千飛貫索之九星痛于徐之德德分翻骨而就固雖好還之不遠整衆膠其何傷惜善人之在惠子懷鉤党而就銀鐙雖百折而不悔兮懷六月之嚴霜无曾裂而臆結兮懷

蕙華而蘭成吁噫乎白日匿兮陰風酸山花落兮江月寒素旒舉兮行踟躕網練設于淚園千眾銜悲兮憤志誰諭定兮益指吁噫乎隔吳越兮望故鄉慘游魂千道路長浩何怨兮錢唐山何險兮太行神何之兮太荒排闥闔千情獨傷吁噫乎泣吏死兮孤臣生對江樹千愁銀蟾感知己兮慘不平雲何往兮避太清吁噫乎孤目生千中鬱陶兮室毀兮分余尾脩卯幸完兮已覆巢側身西望千中心勞構一庵千賦大招庵之中兮貌玉顏薦璫璫千真琅玕懷瑾握瑜遭摧殘夜台寂、思漫、廣之前兮植修以思夫君兮人如玉邈前修千秀躅心然疑千行不復庵之材千擷蘭蓀荃為戶兮衡為門香牀千芙蓉垣何以薦之頻與繁荃之闢千組豆陳吹參差千歌美人去下界兮為明神馳飛龍千駕蒼麟肆舒眺于暝眸結太虛而為鄰庵之園兮霜來居佩寶璐千微瓊車兮翩然集者誰同車盼雙儂盼兮先臨離神安娛千曳霞車精誠通兮毋躊躇望几筵兮肅拜見素牆兮公如在奉觴香酌沉瀣天可回兮人不再驂箕尾兮中垂中垂司始兮界外拜公之材子泉阿斷犀兕兮剝蛟螭鈎推兮空摩抄身其贖兮可奈何拜公之德千璫珞絕纖瑕兮矢孤貞辭清廟千歸九京逝其追子履伴、拜公之浩氣千長空腸如雷千氣如虹嗟我猶生兮公道窮恩闕申慟兮景說、拜公之高義兮千古好是正直兮磨罪咎真耕數千桂醕德其酬千心苦天竺、兮風騷、行軍過千孤猿號泰山崩兮輕鴻毛腸九迴千首重搖續慧命千無膏度弱水